**二轮专题训练：小说专题（ ）——场景的作用**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崇文书店

梁晓声

孙赶超开车来到新区，后备厢装了一个大果篮，说要把周秉昆拉到市立医院去。邵敬文为了书店劳心劳力，到处找人，感冒后转成肺炎，住院了。

“你外甥女周玥不知从哪儿听说的。因为老邵是你朋友，她觉得应该告诉你，特意让我开她这辆宝马车来接你。”

那是周秉昆平生第一次坐上宝马车。

老邵说，他是因为到秉昆家那天出了两次汗，回到家里冲澡时热水器又出了毛病，结果被凉水一激感冒了。

秉昆说：“老邵，书店的事太对不起你了。”

老邵说：“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是中国人太对不起书店了。中国都快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哪一个阶层的人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中国人的阅读率在世界上的排名却非常靠后。”

秉昆说：“所以水自流才希望能为这个时代做件好事。”

老邵叹道：“世负斯人，世负斯人，他死前的愿望是好的。”

赶超也说：“人各有命，许多人一死，连儿女都不念叨。他死了，还有你俩这么念叨，命不错了。”

崇文书店里里外外早在“五一”节前就改造成肯德基店了，“五一”节却没有什么动作，到了“六一”那天才开张，场面煞是热闹，祝贺的花篮摆满了门两侧的人行道。他们请了几位乐手演奏世界名曲，其中一位吹小号的还是俄罗斯人。两个人穿着儿童剧中公鸡和母鸡的演出服站在门前边舞边唱：“肯德基，美国鸡，小朋友们喜欢的鸡……”肯德基店里的服务员姑娘们一个个头戴着鸡头帽，短裙后边是彩色鸡尾。

因为是儿童节，店面所处的位置又是到江畔游玩的必经之路，还有买三份送一份并可抽奖的促销活动，所以开张当天的营业额就有好几万元。

第二天早上，周秉昆正在洗脸，听到郑娟兴奋地喊他：“秉昆，快来看！”

电视新闻中，唐向阳正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问他，公司是怎么决定开肯德基店的？

唐向阳说，正是在他力主之下决定的。

记者问，他在肯德基店中有股份吗？

他说，有，公司鼓励员工入股。

记者问，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家书店消失了，他是否感到有点儿遗憾。

唐向阳反问：“如果你面临两种投资选择，一种是月月赔钱，年年赔钱；另一种则月月盈利，年年盈利，你力主选择后者，你会遗憾吗？”

年轻的女记者一时语塞。

他又反问：“像你们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学一毕业都不怎么再读书了，还指望谁喜欢读书呢？”

记者终于憋出了一个问题：“照您这么说，书店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他说：“什么时候读书人口多了，实体书店当然就会多起来。网上购书只不过是购书，逛书店却会对人有更好的文化熏陶，这种熏陶是网上购书没法比的。将书店改成肯德基店不费什么事，反过来也一样。等中国的读书人口多了，我会力主将肯德基店改成书店，并且还会入股。”

郑娟评论说：“向阳真有眼光，没想到他还这么会说。”

秉昆一语未发，转身又去洗脸。

他没想到昔日好友唐向阳那么会说。因为唐向阳亲口承认，把书店改成肯德基店是其力主的结果，秉昆连续多日心情不好。 （节选自《人世间》，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思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周秉民对邵敬文、水自流心怀愧疚，一是因为老邵为了书店的事奔波而患上肺炎，二是因为没有实现水自流的遗愿。

B．从老邵嘴里道出的“中国人太对不起书店了”，带有嘲讽口吻与调侃情绪，夹杂着一点点失望，表达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对实行市场经济完全持否定态度。

C．唐向阳将崇文书店改造成肯德基店之后，与周秉昆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增大，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出现了分歧。

D．本文善于挖掘周秉昆、邵敬文等人物身上所闪现的正直善良的品质和情义担当，表现了人物好的一面，体现了梁晓声的“好人文化观”。

2．文中描写了崇文书店改造成的肯德基店开业时的热闹场景，试分析这一场景的作用。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白丁香 (陆颖墨)

那是一个月前，我刚从小儿科轮转到骨科实习。带我的老师就是韦护士。有天她带着我值小夜班，大概七点多钟，我俩正在对医嘱，忽然有个病号慌忙跑过来：“不好了，江川在电视室摔倒了。”韦护士脸色遽变，放下医嘱夹，匆匆奔向病区门口，我也跟着小跑过去。

冲进去就看到那个叫江川的病号仰倒在地上，一看就是个小战士，圆圆脸。他吃力地想起身，一只轮椅，也翻倒在地。韦护士急切地问在地上挣扎起身的江川：“你知道多危险吗？你的腿要再骨折一次，你又要打多少天石膏？叫你不要乱跑，你偏不听！”

我心中不忍，赶紧过去挽住他的胳膊，用力朝上拽。他一愣，眼中掠过一丝感激，马上配合一使劲，起身了！韦护士也伸手扶住黑色的轮椅，拉他坐了上去。江川冲着我轻声说：“谢谢。”我翻开08-1床的病历夹：“江川——骨癌晚期！”我一阵后怕，幸好刚才没摔坏，我马上理解了韦护士的一片苦心。

第三天，我又是小夜班。他的神情有些复杂，突然压低了声音：“有人给我带来了个秘方，说是能治我这种病，就缺一样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很珍贵吗？”他叹了口气：“是要热的鲜猪血！”

我找了战士食堂，说了鲜猪血的事。班长回身把给养员叫了过来。给养员对我说：“让早上五点半前到肉联厂去取，到铁门口别进去，怕吓着你，喊一声刘师傅就行。”

早上四点半，我悄悄穿好衣服，下楼，出了医院大门，一路向西。离大铁门还有六七米时，我叫了声刘师傅。不一会儿，一位师傅从铁门上打开小门，走了过来，把我的小热水瓶拿了进去。忽然闻到有淡淡的香味，我扭头一看，好家伙，左边也是一大片的花苗圃，有好几十亩地。是丁香花，这花医院也有，在门诊部门外的花园里，那棵丁香树高，冠也大，站在树下，会让花香笼罩着。只是今年春天暖得晚，大部分花只出现花蕊，香气也不浓。

第二天凌晨，在等待刘师傅还我小暖瓶的时候，我静下心来打量这些丁香花。像是对星空的呼应，眼前这么大面积的花海在夜色里，也泛着星星点点的白光，似乎无边无际，真让人欢喜。往年医院的那棵丁香盛开时，我们会凑在树下找花朵数花瓣。大部分花是四辫的，运气好的，还能找到六瓣的，极稀少的，还找到八瓣的花朵。大家都争着找八瓣的，说谁找到了，这一年运气肯定好！

忽然,我心里一动,俯下身去，靠路边摘下一株花枝，刚开了两朵，自然是四瓣的，还有七个花苞没有绽放。

到了病房，我自己找来个空的盐水瓶灌上清水，把花枝插入，摆到了他的窗台上。“什么花呀？”他问。“白丁香。”“丁香，就是一丁点香吗？”我一下笑了。

“过几天花都开了，会很香的。”“那太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他用目光数着花苞，说，“我会看着它们一个一个绽放！”

忽然，我心头一震，急问：“被子上是什么血？”他赶紧低头：“坏了，坏了，刚才的猪血。”江川似乎看到了我的焦急，也很紧张。忽然，他侧身打开床头柜，拿出小刀片，在左手手指上划了一个口子，有一滴殷红的鲜血，滴到了被子上。情急之中，我用了对付这种伤口最简便的消毒止血的办法，用舌尖舔了一下那伤口。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用右手抓住我的右手，在我手背上亲了一口。

天哪，他这是干什么，我简直吓怔了，猛地把他推开，厉声说：“你干什么？”他脸色顿时变得刷白，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我噙着眼泪，瞪他一眼，出门奔向护士站东边的盥洗间。

“许森森，怎么回事。”韦护士不知怎么出现在我的身后，我被吓了一跳。她生气地把我拉到窗边，“昨天大夜班护士就告诉我，你一大早去了08病房。小小年纪，不要弄出什么风言风语的。战士谈恋爱是要受处分的，你不是不知道。你还没毕业，不要把自己的前程毁了。

后来的日子，都是班长每天派人去取血，自己送进病房，一切都变得正常，我的心也宁静起来。只是，从医嘱上看，江川的病情并没有出现奇迹，而且越来越糟。

一天晚上我刚要迷迷糊糊睡着，忽然有人在走廊里喊：“许森森电话，许森森电话。”

病床边围满了人。我避开众人的目光，却又不敢看床上的江川。就在这时，一股浓郁香味把我的目光一下引到了床头柜上：一只盐水瓶，一株丁香花。九朵丁香花都绽放了！突然眼睛一亮：八瓣花朵，里面竟有一个八瓣花朵！我顿时有了勇气，把目光移到江川脸上，他苍白的两颊渐渐泛出了红晕。他张开嘴，吃力地嘟哝了一句。我没有听清，队长马上对我说：“他说，他看到八瓣花了。”

我眼窝一热，心酸地说：“八瓣并没有给你带来好运……”他又说了一句，这回清晰了：“遇到你就是我的好运！”

就在这时，他把右手伸了过来，张开，说：“对不起！”那双眼睛里，充满期盼，似乎在乞求我的回应。面对江川的目光，我无法不把手伸出去，就在这时，韦护士拉住我衣袖，悄声说：“千万别和他握手！”我停顿了一下，又看到了那眼神，避开，又看到了他父母的眼神，他的战友们的眼神。我都无法拒绝！我伸出右手握住了他的右手，他的手上的劲一下子也大了起来，把我的手紧紧握住。我也用了下劲，紧紧握住他的手。他脸上露出了欣慰而幸福的笑容，天真烂漫，像婴儿一样。我们四目对望，都想说些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终于，屏幕上拉成了一条直线。江川的笑容依然。

我不知不觉走出了病区，走出了病房楼，到了炊事班门口，那辆买菜用的自行车就在面前。我把它推开，右脚伸进三脚架，骑了起来。

今夜月色很好，把四周照得犹如一个童话世界。一路向西，我骑到了那片丁香花前。一个星期没来，和医院里那棵大树一样，花已经全都开了，洁白的一片片一团团的，在月光下灵动而又灿烂，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波浪、花的涟漪。浓郁的香味，像要把我吞噬融化。我看了一眼那个肉联厂的大铁门，现在是深夜，工人还没上班，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再一次回望这片丁香花，双眼已经模糊，眼前白茫茫的一片，无边无际。

**本文对江川临死场景作了细致描写，请分析这样安排的好处。**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好空气 (卡尔维诺)

“这些孩子，”职工医疗互助会的医生说，“需要呼吸一点好空气，要到有点儿高度的地方去，还需要在草地上跑跑……”

医生坐在这个半地下室的床与床之间，马可瓦多一小家子人就住在这里，医生把听诊器按在小特瑞萨的背上，她松脆的肩胛骨就像小鸟羽毛未丰的翅膀一样。那里有两张床，床上有四个孩子，四个都病了，他们在两张床的床头和床尾露出头来，面颊发热，两眼放光。

“广场上花坛里的草地行吗？”米凯利诺问。

“摩天大楼的高度行吗？”菲利佩托问。

“空气好得可以吃吗？”皮埃特鲁乔问。

高瘦的马可瓦多和他矮壮的妻子多米蒂拉，他们各用一只胳膊肘，撑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屉柜两侧。同时嘟囔道：“他想让我们去哪里，八张嘴，满身的债，他想我们怎么做？”

“我们能把他们弄到最好的地方，”马可瓦多指出，“就是街上。”

“这好空气我们是会吸到的，”多米蒂拉总结道，“当我们被赶走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得不睡在满天繁星底下了。”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孩子们的病刚好，马可瓦多就带他们到丘陵上去散步。他们住在城里一个离丘陵最远的区域。为了爬到山上去，他们乘电车走了很长一段路程，那电车上拥挤不堪，孩子们只能看到他们周围乘客的腿。慢慢地，电车里的人都下去了；在终于空出来的车窗外，出现了一条上坡的林荫道。就这样，他们到了终点站，开始步行。

那是初春，一点温热的阳光就已叫枝头开满了花。孩子们到处张望着，有点不知所措。马可瓦多领着他们走上一条绿树簇拥的台阶路。

“为什么会有上头没房子的台阶？”米凯利诺问。

“这不是一座房子的台阶，这就好像一条路。”

“一条路……那车子怎么爬台阶呢？”

周围是花园的护墙，护墙里面是些树。

“没有屋顶的墙……是炸弹轰掉的吗？”

“这些是花园……某一种院子……”父亲解释，“房子在里面，在那些树后面。”

他们爬得很慢，马可瓦多感到自己身上那种仓库里的霉味正在褪去。在仓库里，他每天要搬上八小时的包裹，同样在褪去的还有他住处墙上的湿斑，还有那一小扇窗户打出的光锥中落下的金色灰尘，还有深夜里的阵阵咳嗽声。他觉得孩子们现在也没以前那么面色发黄和羸弱虚脱了，几乎已经融入那光与绿色之中了。

“你们喜欢这里吧，对吗？”

“是啊。”

“为什么？”

“因为没有警察。可以随便摘花拔草，扔石子。”

“那呼吸呢，你们呼吸到了吗？”

“没有。”

“这里空气很好。”

“好什么呀？什么味道都没有。”

他们几乎一直上到山顶。在一个转弯口，能看见那底下的整片城市，无边无垠地铺在道路织成的灰网上。孩子们在草地上打着滚，就好像他们这一辈子就再没干过别的事情。袭来一阵风，已是晚上了。城里的几盏灯已经点起来了，朦胧地亮着。马可瓦多心里涌起一种感情，他想起年轻那会儿刚来到城里，他曾被那些道路、那些灯光吸引，就好像期待着什么未知的东西一样。燕子们在城市上空俯冲下去。

于是，他因为还得回到那下面而伤心起来，在凝成块的风景中，他辨认出自己那个街区的一片阴影：他觉得那里就像是一片铅灰色的荒原，停滞而污浊，被鳞次栉比的屋顶、被缭绕在树枝和烟囱上的缕缕烟雾覆盖着。

米凯利诺来到他身旁，问：“爸爸，为什么我们不来这里住？”

“哎呀,傻孩子,这里没有房子,这里一个人都没有!”马可瓦多生气地说,因为他居然幻想能住到这上面来。

但米凯利诺又问了：“一个人都没有？那些先生呢？你看！”

空气灰了起来，从那底下的草地上来了一群男人，各个年龄的都有，所有人都穿着一件笨重的灰衣服，从系带子的方式来看就像是睡衣，每个人都戴着帽子，拄着拐杖。他们一伙伙地过来，有些人在高声讲话，有些人则在大笑，或把拐杖撑在草里，或把拐杖弯曲的手柄挂在胳膊上，在地上拖着。

一个人走过来，那是四十岁上下的一个大个子男人。“晚上好！您给我们带来了城里的什么消息？”

“晚上好，”马可瓦多说，“您指的是什么消息？”

“对每个从城里上来的人，我都这么问。我在这上面已经待了三个月了。”

“他们也是吗？……”马可瓦多问，指了指其他那些已经分散开来的人们，同时也用目光搜寻着孩子们，他们不在视线范围内。

“都是来度假的朋友，这是归营前的自由活动时间……我们上床很早……这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离边界太远……”

“什么边界？”

“这里仍是肺病疗养院的地盘，您不知道吗？”

马可瓦多赶紧牵上米凯利诺的手，米凯利诺一直胆怯地听他们说话。夜晚已经爬到了山上，那底下的街区再也分辨不出来了，但倒不像是被这阴影吞噬掉的，而是那街区把自己的阴影扩大到四处。是时候该回去了。

“特瑞萨！菲利佩托！”马可瓦多喊着,找起他们来。“对不起,”他跟那男人说，“我看不见其他孩子了。”

那男人站到台阶边。“他们在那里，在摘樱桃。”在一个坑里，马可瓦多看见了一棵樱桃树，那周围都是穿着灰衣服的人，特瑞萨和其他两个孩子跟他们一起摘着樱桃，笑得正欢。

“晚了，”马可瓦多说，“挺冷的。我们回家吧……”

大个头男人挥动着拐杖头，指着那底下亮起的排排灯火。

“晚上的时候,我就这样用拐杖,在城里散步。我选上一条路、一排街灯，就这么跟着……我会停在玻璃窗前，会遇见人群,还会跟他们打招呼……您以后在城里走路时，可以偶尔这样想想：我的拐杖正跟随着您……”

孩子们回来了，头上戴着树叶编成的花环，牵着病人们的手。

“这里真好啊，爸爸！”特瑞萨说，“我们还会回来玩吧，是吧？”

“太晚了！你们跟这些先生们说再见！说‘谢谢这些樱桃’。走啊！我们走！”

他们走上了回去的路，疲惫不堪，孩子们问的问题他一个也没回答。菲利佩托想让他抱，皮埃特鲁乔坐在肩上，特瑞萨拽着他的手，赖着不肯走，老大米凯利诺，一个人走着，踢着路上的石子。 （有删改）

1．下列对本文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当马可瓦多说“这里空气很好”时，孩子们却说“好什么呀？什么味道都没有”，这句语言描写与开头处“空气好得可以吃吗？”相呼应，暗示了他们此前从未呼吸过好空气的残酷现实。

B．对住在山上的男人们的外貌描写为后文揭示此地为肺病疗养院埋下伏笔，从而达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表达效果。

C．小说全文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全面讲述了马可瓦多带四个孩子登山的前因后果，灵活生动地刻画出人物心理变化。

D．结尾处，孩子们的留恋不舍与马可瓦多的匆忙离开形成对比，表现出单纯的童真之心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本真向往，引人深思。

2．小说多次写到从山顶俯瞰城市的场景，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菜园**（节选） (沈从文)

夏日薄暮，这个中年妇人，穿件白色细麻布旧式衣服，拿把蒲扇，在菜园外小溪边站立纳凉。侍立在身边的是穿白绸短衣裤的年轻男子。两人常常沉默着半天不说话，听柳上晚蝉拖长着声音飞去，或者听溪水声音。溪水绕菜园折向东去，水清见底，常有小虾小鱼，鱼小到除了看玩就无用处。那时节，鱼大致也在休息了。动风时，晚风中混有素馨、兰花、茉莉花香。做母亲的便笑着问儿子，是不是能在这样的情境中想出两句好诗。

男子笑着说，这天气是连说话也觉得可惜的天气，做诗等于糟蹋好风光。听到这样话的母亲莞尔而笑。

二十二岁的生日，做母亲的为儿子备了一桌特别酒席，到晚来两人对坐饮酒。窗外就是菜园，时正十二月，大雪刚过，园中一片白。已经摘下还未落窖的白菜，全成堆的在园中，白雪盖满，正像一座座大坟。

“你今天满二十二岁，不单是天下变得不同，就是我们家中，也变得真可怕。我今年五十，人也老了。总算把你教养成人，玉家不至于绝了香火。你爹若在世，就太好了。”

听说“母亲也老了”这类话的少琛，不知如何，忽想起一件心事来了。他蓄了许久的意思今天才有机会说出。他说他想去北京。

北京方面他有一个舅父，听说在旗章胡同开铺子，生意不恶。

听说儿子要到北京去，做母亲的似乎稍稍吃了一惊。这惊讶是儿子料得到的，正因为不愿意使母亲惊讶，所以直到最近才说出来。然而她也挂念着那胞兄的。

“你去看看你三舅，还是做别的事？”

“我想读点书。”

“我们这人家还读什么书？世界天天变，我真怕。”

“我去三个月又回来，也说不定。”

“要去,我不妨碍你。你希望走走就走走,只是书，不读也不什么要紧。像我们这种人，知识多，也是灾难！”

这妇人这样慨乎其言的说后，问他预备过年再去还是到北京过年。

儿子说赶考试，还是年前走好，且趁路上清静，也极难得。

时间过了三年。玉家菜园还是玉家菜园。

地方一切新的变故甚多，随同革命，北伐……于是许多青壮年死到野外。在这过程中也成长了一些志士英烈，也出现一批新官旧官……于是地方的党部工会成立了……于是北京改成了北平。

当母亲接到了儿子的一封信，说本学期终了可以回家来住一月时，欢喜极了。

儿子如期回来了。更出于意外叫人惊喜的，是同时还有一个新媳妇回来。这事情直到进了家门母亲才知道，做母亲的似乎人年轻了十岁。

儿子回家的消息不久就传遍了本城，美丽的媳妇不久也就为本城人全知道了。因为地方小，从北京方面回来的人不多，虽然绅士们的过从仍然缺少，但渐渐有绅士们的儿子到玉家菜园中的事了。还有本地教育局，在一次集会中，也把这家从北平回来的男子与媳妇请去开会了。还有那种对未来有所倾心的年轻人，从别的事情上知道了玉家儿子的姓名，因为一种倾慕，特邀集了三五好友来奉访了。

时间仍然是热天，在门外溪边小立，听水听蝉，或在瓜棚豆畦间谈话，看天上晚霞，五年前母子两人过的日子如今多了一人。

因为媳妇特别爱菊花，今年回家，拟定看过菊花，方回北平，所以做母亲的特别令工人留出一块地种菊花。母亲见一对年轻人，在菊圃边料理菊花，便做着一种无害于事极其合理的祖母的幻梦。

儿子同母亲正说北平如何栽培菊花的，忽然县里有人来说，有点事情，请两个年轻人去谈一谈。来人连洗手的暇裕也没有留给主人，把一对年轻人就“请”去了。从此一去，便不再回家了。

做母亲的当时纵稍稍吃惊，也仍然没有想到此后事情。

第二天，做母亲的已病倒在床，原来儿子同媳妇，已与三个因其他缘故而得着同样灾难的青年人，陈尸到教场的一隅了。

三天后大街上贴了告示，才使她同本城人同时知道儿子原来是共产党。仿佛还亏得衙门中人因为想到要白菜吃，才把老的留下来，也没有把菜园产业全部充公。这样的老年人，不应当就死去，还得经营菜园才行。她于是仍然卖菜，活下来了。

秋天来时菊花开遍了一地。

主人对花无语，无可记述。

玉家菜园或者终有一天会改作玉家花园,因为园中菊花多而且好,有地方绅士和新贵强借作宴客的地方了。

骤然憔悴如七十岁的女主人，每天坐在园里空坪中喂鸡，一面回想一些无用处的旧事。

一九二九年夏

（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以旁观者的立场和视角讲述故事，作者与故事拉开距离，笔调客观冷静，读者自可体会其中真情。

B．“已经摘下还未落窖的白菜，全成堆的在园中，白雪盖满，正像一座座大坟。”这句话渲染了小说的悲剧氛围，暗示人物悲惨的命运。

C．小说中乡绅们的儿子来访、教育局请他们开会、年轻人奉访这三件事都从正面写出了“儿子”对当地人的积极影响。

D．沈从文在《菜园》中几乎没有一句关于人性的说教，然而人性的善恶、美丑就在故事的叙述中显现出来。

2．小说开头“夏夜母子纳凉”场景的营造，有何作用？请简要分析。

一、1．B  “表达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对实行市场经济完全持否定态度”言过其实，从文中来看，老邵的话是在抱怨中国人不爱读书这一现象，与实行“市场经济”无关。

2、①渲染喜庆气氛，通过小场景体现大环境，展现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人间世相；②推动情节发展，引出下文唐向阳接受采访：③烘托人物情感，反衬周秉昆、老邵等人的悲凉心情；④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思想，让周秉昆、唐向阳等人在一定环境中真实地展开活动；⑤暗示主题，将作者的倾向在具体的场面描写中自然流露出来。

二、1．D “完美地诠释了世俗与纯洁的相融”错误。热猪血只是文章中的普通物事，并没有“世俗”寓意，不宜过度解读。

2．本文中江川临死场景是浓墨重彩地描写，集中写“我”的心理活动，聚焦两人的握手和江川的笑，有力地表现出两人“交浅爱深”的战友情谊，直抵人心。

三、1．C “小说全文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分析错误。全文采用马可瓦多的有限视角。

2．①前后照应，表现出城市由白天到黑夜的时间推移，使情节更加连贯紧凑。

②表现人物心情。通过俯瞰城市，马可瓦多联想到自己刚来城市生活时的憧憬与期待，心生感慨；看到铅灰色的街区，想到自己不得不回去，又不禁感到伤心。

③暗示小说主旨。从山顶俯瞰，城市显得逼仄、昏暗、空气污浊，与山上开阔、明亮、生机勃勃、空气清新的场景形成对比，表现出作者对城市生存环境的反思与深深忧虑。

四、1、C   “这三件事都从正面写出了‘儿子’对当地人的积极影响”分析错误。小说中乡绅们的儿子来访，教育局请他们开会、年轻人奉访这三件事都是从侧面写出了‘儿子’对当地人的积极影响，而不是正面。

2．①夏夜母子纳凉的环境描写，渲染了一种自在温馨、幽静诗意的氛围。②体现了玉家母子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趣。③与下文人物的悲剧和“菜园之死”作对比。